

辽苏双城记 ① 沈阳到南京

系列报道重点篇目

从沈阳到南京
有一种思念叫丁香

1932年12月,共产党员丁香带着腹中3个月的胎儿,倒在敌人的枪口下。1982年,丈夫乐于泓在丁香就义的雨花台亲手种下丁香树。1992年,乐于泓在沈阳病逝,家人将他的骨灰送到雨花台,深埋于丁香树下。

从宿迁到锦州
牺牲在解放战争中的“炮兵之父”

朱瑞,1905年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市,被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“炮兵之父”。1948年10月1日,朱瑞将军在辽沈战役攻克义县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,终年43岁,是全国解放战争期间在战场上牺牲的我军级别最高的将领。

从江苏到辽宁
辽土蕴古风

清朝初年,大批来自江南的文人士子、宦官士人,被清廷流放至辽宁,完成了一次由南向北、由中原腹地向东北区域的文化输入,改变了辽宁文化结构与社会风貌。

从沈阳到南京
以艺术共筑抗战记忆

从“九一八”事变到南京大屠杀——沈阳与南京,两座英雄之城被同一段民族苦难与抗争紧紧相连。鲁迅美术学院艺术家先后打造了沈阳“九一八”历史博物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,以艺术之笔写下中华民族从屈辱到奋起的悲壮篇章。

从宜兴到喀左
紫砂为媒

18年前,宜兴人刘日明的陶瓷厂办得风生水起,紫砂壶作品备受藏家青睐。就在这时,他听到了一个地方——辽宁喀左。一个是技艺与市场的巅峰,一个是资源与历史的富矿,一场跨越千里的奔赴,就此注定。

从沈阳到苏州
姑苏繁华归故里,清明胜景聚江南

3月底,《清明上河图》(仇英本)亮相苏州博物馆。古画重归故里,再现姑苏千年文脉与盛世风华。7月,辽博珍藏的徐铸《姑苏繁华图》将重返苏州,时隔20年再归江南故土。

文化七日谈 QIRITAN

当我们谈论双城时
我们在谈论什么

丁香凌

有人问:辽宁和江苏,为啥要把这俩儿地方连在一起,有啥可写的?

是啊,隔着1000多公里,一个守着白山黑水,一个守着江南烟雨。地图上用笔连一下,都曲里拐弯的,画不直。

可是,我们,还是要写。因为,你的痛,我最懂。南京江东门那尊30米高的《和平》女神像,有太多人从她脚下走过。鲜有人知的是,这尊汉白玉雕像,是从辽宁“走”过去的。当年,鲁美老教授孙家彬,带着团队,在沈阳的工作室里,对着图纸,一遍遍磨,一次次磨。最后,这尊凝结着辽宁人气的雕塑,在金陵的冬日中立了起来。这不是普通的活计,这是一个地方,用自己最拿得出手的手艺,去抚慰另一个地方最深的伤。

因为,我心中,你最重。1932年,一个叫丁香的苏州姑娘,生命永远停在了南京雨花台。她的爱人阿乐,后半辈子大段时光,是在沈阳度过的。1992年,阿乐去世后,家人捧着他的骨灰,直取南京,把他葬在了他一直思念的那棵丁香树下。

还有,那位从江苏宿迁走来的“炮兵之父”朱瑞。1948年,他在辽沈战役解放义县的炮火中牺牲,长眠在辽宁。从南方到北方,他把命留在了咱们脚下这片黑土。如今,义县有朱瑞烈士陵园,宿迁有朱瑞纪念馆。一南一北,守着同一个人。这叫生死之交。

因为,你和我,意相通。这些没齿难忘的交情之外,辽苏两地更多的来往是绵长的,像梅子黄时的雨,如加辽山间的溪。今年7月,辽博珍藏的《姑苏繁华图》将重返旧地。这幅再现苏州人“手艺”的十余米长卷,时隔20年再归故里,与仇英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同馆展出。而正是画卷,用纸绢笔墨,替我们完成了一次对“故乡”的端详。

瓷器也是。辽代,宜兴的青瓷就曾北出山海关;明清时,宜兴紫砂借漕运抬进了盛京。如今,沈阳故宫里,那些紫砂珍品,身上依旧留存着太湖的泥性,也见证着南北的交融。

这不就是一场流动的对活嘛。舞台上,更是。辽芭的《八女投江》《花木兰》,愣是把黑土地的凛冽英气一路带到了秦淮河畔。最绝的,还得数北镇的满族剪纸与南京旗袍的偶遇。医巫闾山的山呀水啊,全被“织进”江南的丝线里,衣袂一飘,戏就有了。

这些南来北往,有沉的,有轻的。它们像地下伸展的根须,看不见,摸不着,却让两棵隔老远的树,汲取着同一片大地的水汽。所以,你看,现在,我们坐下来谈。桌子上堆满了文件和数据,而桌子下,是早就系在一起的情分。对,是先有了可以一起低头沉默的纪念馆,有了能够一起言说的过往,然后,就有了这眼熟的熟络,有了未来更多的交往。

就像“自己人”,越聊越多,跨越千里烟波。

江苏有水乡的婉约,辽宁有平原的壮阔。一南一北,风韵迥异。但是翻开历史的册页,你会发现:这两片土地之间,有着说不尽的情缘。周恩来、冯仲云、朱瑞……从柴声灯影到铁马冰河,无数人用脚步丈量过这条路。那是信仰的奔赴,更是精神的相通和共鸣。今起,本报推出“辽苏双城记”专题,以“双城对话”为引线,从历史纵深与现代交流两个维度,找寻两地之间在文化、技艺、艺术甚至精神血脉中,跨越数百年的联结——江南流人为何入辽,将吴地文风种进东北的冻土;雨花台烈士丁香的信仰之花,缘何在黑土地上开出新芽;一批批江苏儿女如何北上抗敌,将生命留在冰天雪地……

沈阳巨制《先声》全国巡演,首站南京期待值拉满;辽博馆藏《姑苏繁华图》即将再度“回乡”。今年以来,辽苏交流更加频繁而密切。请跟随我们的报道,挖掘每一段联结背后的细节,见证时代热度。专题将以全媒体方式呈现,您不仅会在报端读到深度报道,更可在网端点击视频和直播链接,更真实地触摸双城印记。

——编者

丁香花开漫两城

本报记者 吴丹

沈阳,三月。阳光斜照进来,71岁的乐丁香坐在窗边,将一盆雨花石小心地捧在掌心,一块一块取出来,换了清水,再一块一块放回去。石头的颜色如此绚烂,红的黄的紫的,好似藏下了南京的春天。

那是父亲乐于泓从南京雨花台带回来的。在第一任妻子丁香牺牲的地方,他捡起几块石头,呵护了数十年。

丁香,是一棵树,也是一个人,一位22岁就牺牲在雨花台的共产党员。沈阳与南京,因为这个馥郁芬芳的名字,有了特殊的联结。

带着腹中3个月的胎儿,她倒在敌人的枪口下

“我从呀呀学语起就知道了,我的名字来源于一位烈士。小时候玩游戏,我也最喜欢扮演女英雄。”说这话时,乐丁香挺直了身板,神情里满是骄傲。这个名字,是父亲乐于泓为怀念烈士丁香而起的。

丁香原名丁贞,江苏苏州人。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陈列展览中,几段朴素文字这样记录了她灿若春花的一生,也定格了她对信仰的选择——丁香本是一名弃婴,被外籍女牧师收养为养女。1925年,在东吴大学读书的丁香遇到了乐于泓。在革命的洪流中,两个年轻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丁香善弹钢琴,乐于泓喜拉胡琴,学习工作之余,他们在琴瑟相和。1932年4月,两人在上海结婚。同年9月,丁香被派往平、津一带工作,不久被捕,解来南京,牺牲于雨花台,此时她已怀有3个月的身孕。

噩耗传来,乐于泓冒着凄冷的冬雨,不顾一切地赶往雨花台祭悼丁香,并立下“情眷春,唯将不息斗争,兼人劳作,鞠躬尽瘁,俟汝遗愿”的誓言。是夜,他拉了一晚上的二胡随想曲。

乐于泓对于丁香的思念从未停息,他将内心绵绵的情意化作笔端汨汨流淌的文字。在爱人的坟前,他写下这样的话:“我坚实地站上你的哨岗,我们的爱是永不熄灭的!”1933年3月,他在诗中写道:“在一个严冬黑暗的夜晚,太空中损失了一颗习惯的流星。这江淮河汉滚滚洪流里一滴晶洁的水珠,照见到日月经天不灭的光明……”

3月18日,在沈阳采访乐丁香时,记者见到了这份诗作的复印



凝视前方的丁香(左),背后的钢琴上竖着乐于泓头戴针织帽的照片,这是丁香与阿乐此生唯一的“合照”,拍摄于1932年。挂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丁香肖像(右),是参照时钟曼年轻时的照片画的。



更多精彩内容
扫码观看

件。乐于泓的字迹细密端庄,诗行中那句“Closed When Open”正是当年丁香婚戒上铭刻的词语。失去爱人的痛苦浸染在每一笔中,更激发起他的斗志——“擦干眼泪,我被荆荆棘,兼程前行。”

在乐家,这样的资料翻拍版有厚厚的两大本,由乐丁香与弟弟妹妹在父亲去世后一点点整理出来,来自乐于泓的12本日记及相册,原件于2021年由家人捐赠给乐于泓和丁香的母校苏州大学。“你看,我父亲的字迹又轻又小,源于他做党的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,因为常在烟盒纸背面写字传递信息,所以不能用力。”乐丁香轻轻翻看着资料说,“我们常常边读边落泪,父亲对丁香的思念太深了,他们之间虽然只有短短7个月的姻缘,但他的一生都在眷恋着她。”乐丁香说。

“长子,一个单薄的朋友,十年前失去他的爱人,在那蓬勃的洪流。如今啊,何所寄托,寄托在琴声里。”乐丁香指着其中一首诗告诉记者,“这是1941年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赠予他的,当年行军打仗的休整间隙,父亲常常会独自拉起二胡,彭师长深深地理解他。”

接受采访时,乐丁香很自然地称呼烈士丁香为“丁香妈妈”,从小到大,“丁香妈妈”的故事通过父亲的还原而有了温度。“面对威逼利诱,丁香妈妈始终坚定地咬紧牙关。在狱中发现自己怀孕了,她对难友说:‘我是个需要母亲原谅的孩子,是个需要孩子原谅的母亲。’我们是多么盼望这个小生命啊,但是

为了信仰,她做到了向死而生……”乐丁香泣不成声。

她决定把丈夫的骨灰,送到南京丁香树下

丁香牺牲后18年,乐于泓孤身一人,守护着深埋在心底的爱。1950年,他作为第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随军进藏。意外地,军政治部通信报道科一个看似丁香的女兵,让他打开了尘封的情感窗口。她,叫时钟曼,那年19岁。

乐于泓与丁香的故事已在军中流传,时钟曼也被深深打动。时钟曼在给母亲的信上写道:“阿乐这个人太好了,我已决定要和他在一起了,他对爱情的忠贞经过了18年的考验,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个可敬可爱的男人,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”乐于泓在时钟曼身上看到的,不正是丁香的影子,更有她独特的个性和面对困难不服输的坚强。

在沈阳市于洪区一栋民宅里,记者见到了病榻上95岁的时钟曼老人。她已无法流畅地交流,只是望着我们露出慈爱的笑。当年进藏被冻伤的青黑色印痕留在她的双腿上,无言地诉说着不凡的过往。

在子女们的记忆里,父亲的二胡声,总是在4月长久地响起。4月4日,是丁香的生日。每年这一天,乐于泓都要拉二胡。“他闭着眼睛,拉着拉着就泪流满面。”乐丁香说。

12月3日,丁香忌日这天,时钟曼总会在餐桌上多摆一副碗筷、一个酒盅。“不需要我父亲刻意要求,很自然的,这副碗筷就在了那了。”小女儿乐迈说,“在我们家,丁香烈士已经超越了父亲第

一任妻子的身份,她是一种精神的支柱。”乐丁香告诉我们:“母亲说过这样的话——一个人对他牺牲爱人的怀念,我没有嫉妒,只有尊敬。他越怀念,我越觉得这是高尚,是灵魂的高尚。”

1982年,乐于泓在时钟曼的陪伴下,来到南京雨花台,在烈士群雕西侧亲手种下了丁香树。“为了保证存活率,其实是种下了两棵。”乐迈道出父亲的用心。“结果两棵都种活了。冥冥之中我就觉得,这两棵树非常有意义。其中一棵,应该代表我母亲。因为她始终那么理解他,体贴他。”她说。

每次去雨花台祭奠,乐于泓都要理发换衣,如同参加一场郑重的仪式。“1989年春,我们陪父亲在园区的丁香小路上走,走着走着,81岁高龄的老父亲难以抑制地失声痛哭,在场的每个人都被他感染着流泪。”乐迈回忆。

1992年,乐于泓在沈阳病逝。时钟曼把3个孩子叫到跟前说,想把你们爸爸的骨灰送去南京。乐丁香还记得母亲的那番话,“我当初嫁给你们爸爸,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敬重于他对革命伴侣的感情。现在他走了,我想应该了却他的心愿,让他们在天上相会。”

1993年,子女们在父亲于雨花台亲手种的丁香树下,撒下了他的骨灰。同葬的,还有一支父亲写字的笔和一盘《圣乐颂》磁带,那是乐于泓和丁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在一起的,他对爱情的忠贞经过了18年的考验,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个可敬可爱的男人,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”乐于泓在时钟曼身上看到的,不正是丁香的影子,更有她独特的个性和面对困难不服输的坚强。

一张夹在壁缝里的特殊合影,定格了永恒

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建馆时,因未能寻到丁香烈士的照片,于是参照时钟曼年轻时的照片为丁香画像。这幅画一直挂在纪念馆的墙上,在人们心里,丁香就应该是那个样子——短发,清秀,眉宇间带着英气。

时光总会给人意外的馈赠。2009年,苏州太仓,乐于泓大姐家的老宅翻建,家人在墙壁夹缝里发现了一张泛黄的旧照。近景是凝视前方的丁香,背后的钢琴上竖立着乐于泓头戴针织帽的照片,这是丁香与阿乐此生唯一的“合照”,拍摄于1932年。“因为地下斗争的险恶,他们从不敢并肩站在镜头前。聪慧的丁香,以这种方式完成了与爱人的同框。老人家寄来的这张照片,让我们欣喜万分,听了

苏州排队赏“清明”

新华社记者 于锋 本报记者 朱忠鹤

3月24日,苏州博物馆本馆迎来了一场备受瞩目的文化盛宴。作为该馆建馆20周年的开年巨献,“苏州织造”特展正式面向公众开放,展览以独特的视角解读了清代“苏州织造”这一特殊机构的复杂面貌,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焦点,无疑是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——仇英版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记者在现场看到,当天一早,苏博本馆门口排起多条队伍,“长龙”见首不见尾。尽管苏博是9点整开门,队伍里不少人一早7点多就来排队,为的就是一睹仇英的真迹。

开馆后不一会儿工夫,特展厅里就已经摩肩接踵,《清明上河图》(仇英本)的展柜前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

这幅近10米长的画卷徐徐展开,明代苏州城的繁华景象跃然纸上。从城郊的田园牧歌到虹桥的车水马龙,再到市井的喧嚣叫卖,千余名神态各异的人物在画卷中“复活”。不少观众在展柜前驻足良久,甚至排队一小时,只为了一睹真容。“这是时隔10年,该展品再一

次回到苏州。”苏州博物馆馆长谢晓婷告诉记者,此次展览也是苏博收费展中第一次出现开展首日即非长队的盛况。这不仅体现了公众对国宝的热情,也标志着“苏州织造”特展成为今年春季最热门的文化地标。

仇英,作为“明四家”之一,是土生土长的江南人。他笔下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并非对北宋张择端原作的简单临摹,而是以明代苏州城为蓝本进行的再创作。这幅画作因此被誉为“明代苏州城市生活百科全书”。画卷中,运河舟楫穿梭,商铺鳞次栉比,戏台、作坊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栩栩如生。画中的许多非遗技艺与小吃,至今仍存于苏州传承。

谢晓婷说,这幅画作揭示了明代以来苏州积累的物质与工业基础,是理解明清苏州商业与手工业繁荣的重要视觉文献。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(仇英本)的展柜前,不少观众驻足良久,甚至排队一小时只为了一睹真容。图片由苏州博物馆提供

局,融入自己的想象与创作。他描绘的时间也是阳光明媚的早春,空间则是在苏州城内外,细致勾勒了城郊田园、河道舟楫、城门街市、桥梁楼宇、官署民居等苏州风景。

此次特展是苏州博物馆与辽宁省博物馆深化合作的重要成果。今年3月7日,两馆签署了合作备忘录,建立了常态化交流机制。仇英版《清明上河图》的“返乡”,正是“辽

海文化”与“江南文化”跨区域对话的开端之作。

除了国宝级画作,“苏州织造”特展本身也颇具看点。长期以来,公众对“苏州织造”的印象往往局限于“奉旨督办丝绸”。然而,此次展览通过90余件珍贵文物,打破了这一刻板印象。

展览以“皇家打工人”的现代视角切入,生动展现了织造官们“有点

忙”的工作状态。从选派工匠入官,到督办文房四宝、佛器玺册,甚至宫廷的春晔彩胜,“苏州织造”几乎包揽了皇家的吃穿用度。展览通过织造官画像、工作场景模拟以及清宫珍藏的玉器、漆器等实物,立体还原了这一机构在清代国家体系与工业生产网络中的多重功能。展览分为三个单元,从机构历史、职能分工到工艺生产,全方位展示了“苏州织造”如何推动地方资源、技艺与人力不断流动。

作为苏州博物馆建馆20周年重要活动之一,“苏州织造”特展的成功举办,也为后续系列大展拉开了序幕。谢晓婷透露,此次展览的热度为今年7月即将亮相的《姑苏繁华图》特展做了极好的预热。届时,另一幅描绘苏州盛景的国宝级长卷——清代徐扬所绘的《姑苏繁华图》,也将时隔20年从辽宁省博物馆“回乡”展出。

两幅长卷,跨越明清,将在同一年相继在苏州亮相,这不仅是一场文博界的一次盛事,更是我省与江苏文化交流合作的一个生动案例。